

著名女作家石楠继《生为女人》之后, 又一长篇力作新奉献

乡村爱情 都市奋斗 金钱诱惑 人性挣扎

石楠著

漂亮

Attractive sister

妹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漂亮 妹妹

石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妹妹/石楠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21-3666-7

I. ①漂…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634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漂亮妹妹

石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66-7/I·2803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1. 她的心神莫名地不安起来 (1)
2. 今天我弄不成你,你等着,我一定会弄到你的。 (2)
3. 看到花朵一样的妻子,他那堆满了霜雪的心头立即阳光浩荡,一切阴霾一扫而光。 (14)
4. 他们折腾了他一夜,他终于没有了痛感没有了意识和知觉,也没有了气息和心跳。他为一个大写的人字付出了生命。
..... (16)
5. 你这朵花已经旧了,提不起我的兴趣了,你今天就是脱得一丝不挂躺在我面前,我也不要,我要嫩的。 (23)
6. 大难临头 (30)
7. 她发现那男孩子正在看她 (46)
8. 他不会成了植物人吧? (52)
9. 这是他们肌肤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他们与异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她顿觉周身颤栗,面色苍白,没有了力气。
..... (54)
10. 知道他来信了,她心里那盏灯仍亮着。 (63)
11.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哪怕只有针尖儿那么一丁点希望,就不能放弃。 (72)
12. 两个女人抱头痛哭,泪水流成了河。泪水冲开了横在她们之间的堤坝,最爱思求的两个女人和解了。 (92)
13. 我若是有了钱,决不会像那些黑心资本家那样,我会善待工人,回报社会。 (106)

14. 她总觉得有些不正常,但哪里不正常她又说不清。…………… (118)
15. 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一家三口都没有睡好。…… (134)
16. 她要让他知道,人是有尊严的,她的尊严受到侮漫,她也会反抗的。…………… (146)
17.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第一次发现自己长得确实还好,这身牛仔穿到身上,就会有一种压抑不住的青春气息,蓬勃着直往体外奔放。…………… (159)
18. 不能感性用事,她得紧紧抓住他,帮她把那块地皮抢到手,为了这个目标,她还忍不下这个?…………… (166)
19. 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纯洁的心,我不敢去污染,更不忍心去逼迫她。…………… (185)
20. 爱的自由是所有女人共同的追求,任何违背意愿的性事都是对道德的反叛。…………… (199)
21. 一个不丑的女孩想要正正当当做人、正正当当谋生,为何就这么难呢?…………… (219)
22. 世上知道感恩的人还是有的啊…………… (224)
23. 想给丈夫多点爱,怎么就这样难?…………… (244)
24. 拥有再多的钱,没有健康,没有快乐,那钱就是再多,又有什么价值?…………… (260)
25. 每一次回家,乡邻们对她的态度都不一样,一次比一次热情,一次比一次亲切。…………… (269)
26. 她无助地抽泣着:我叫你哥,你却还要害我,你太坏了!呜呜……… (281)
27. 泪水一下就盈满了她的眼睛,她真希望他把她暴打一顿。…………… (297)

28. 她低着头,不敢去看他,躲着他的目光。…………… (315)
29. 掩埋了十八年的那段往事,猛然间从她心湖的深处泛了上来。
…………… (324)
30. 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她的恐惧。他知道,一个女人,她为了守住这个秘密所付出的代价。…………… (339)
31. 她往他面前一跪:哥,我求你! …………… (345)
32. 儿子终于认我了,我有儿子了,我太幸福了……… (358)
33. 妈,我累了……… (374)
- 后记:叹菱花凋落 …………… 石楠(379)

1. 她的心神莫名地不安起来

筱菱花在梁思求的臂弯中睡得很甜，却被眼皮的突然剧跳惊醒了。

她下意识地揉揉眼睛，也没能让剧跳停下来。她的心神莫名地不安起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顷刻攫住了她的心，她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有什么不测的事要发生。她紧紧搂住了他，将脸埋到他的胸前。在她的心里，他就是她的护身符，保护神，只要他不突然间飞走，任何灾难都不会接近她的。

他睡得正香，没有丝毫受到她举动的惊扰，还在发出阵阵轻微的甜鼾。

他们结婚刚一年，正值青春年华，他们商量过，过两年再要孩子，现在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条件都不允许他们考虑要孩子的事，他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创造条件，让宝宝一出世，就享有别人家宝宝能够享有的同样幸福。好在他们都还很年轻。尽管他们白天工作很辛苦，一回到他们那简陋的住处，两人还像是在蜜月中，每晚都会有几次欲死欲仙的缠绵，夜夜新婚。昨夜他们也不例外。每当思求百般疼爱她，每当他们从快乐的峰巅放松下来的时候，菱花就

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女人。尽管她只是建筑工地一个家属工，一个还是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做的拌泥浆，搬砖石的重活儿，因为有了丈夫的爱，她从没觉得苦和累。她的每天都是快乐的，她的心里充满了欢乐和阳光，她觉得阴霾已随着那些远去的岁月远离了她。可怎么眼皮会突然跳个不停呢？心里又怎么会有种莫名的不安呢？她很想推醒思求，把她的惶惑告诉他，可她又心疼他，舍不得唤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她轻轻地把手从他颈后和胸前挪开，用食指沾点唾液抹到眼皮上。这是母亲教给她的，以前屡试必灵。可她试了几次，右眼还是跳个不已。她心里的那个不安也随之加重了。

她只有母亲和思求这两个亲人，思求就睡在身边，她能看得到摸得着，没有让她有什么不放心的，让她牵挂的就只有母亲了。母亲远在大别山岳溪河家乡，自清明节她回去给父亲扫墓回到香洲后，她就再没回去过，算起来有半年没见着母亲了，她如此心惊肉跳，莫不是她有什么不测发生了？母子连心，某些时候会产生心灵感应的呢。她的心更加提拎起来了。

2. 今天我弄不成你，你等着，我一定会弄到你的。

她的母亲文米弟，是父亲的填房，小父亲二十六岁。她的父亲筱贵祥土地改革时，划成地主分子，后半生是在管制和专政下度过的，“文革”期间，他被仇家折磨致死。他实则是个敦厚的地道农民，虽然解放前夕积累了一些田产，他一直亲自耕种，从没脱离过劳动，早晨长工还没起来他就拣回来了一筐粪了。他和长工一道下田，不但田里活他是行家里手，农村手艺人的活儿，他也样样能行，是岳溪河十里八乡闻名的庄稼把式。他的原配妻子林荷香也

是个非常勤劳能干的女人，家里家外都是一把手，吃苦耐劳，勤俭持家。集腋成裘，积沙成山，便有了一份殷实的家业。他们生了一对儿女。老大是个儿子，起名筱有元，老二是个姑娘，名叫筱有书。他们夫妇虽然从没走出过岳溪河，思想却比较开通，不像山里那些土财主，守财如命，舍得花钱培养儿女读书，儿子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女儿毕业于香洲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土地改革中，他们家被划成地主成分，父亲成了地主分子，母亲被人叫做地主婆，他们毅然同时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跟地主分子父母划清阶级路线，从此荷香就堕入了思念儿女的痛苦深渊。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她想不通，孩子们怎么会这样无情？她不想他们报答养育之恩，只想还能看到他们，他们都是她的心尖肉啊！她越来越在思念儿女的深渊中挣扎，她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亲戚朋友远离他们，她能理解，唯独不能忍受儿女们在她大难来临的时候也如此对待她。没过多久，她就卧床不起，思念的痛苦在吞蚀她的精神和肉体，在她命悬一线的那些日子。唯有他们家的一个长工，也就是菱花的外公文忠仁还是和过去一样，不弃不离，给过去的东家做这做那，有一点好吃的也偷偷给他们送去。不管村干部如何阻止，对他如何训斥，如何晓以利害，他仍然无言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宗旨，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和他一样，常去照顾重病中的荷香。荷香带着对儿女思恋的痛苦走了，东家的儿女没有回来，他让女儿米弟给她捧灵送终，他不忍东家生活在孤独的黑暗中，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陪他。贫下中农委员会愤怒了，找他训话，要他认清阶级立场，跟地主分子划清界限，站到贫雇农立场上来，要他站出来揭发地主分子的罪行。他一句话不说，仍然一如既往。批斗地主时，把他也押到会场上陪斗，说他是地主的走狗，威胁要送他去蹲大牢。他不争辩，批斗会结束后，他竟敢当着全村革命群众和翻身农民的面，送他的东家回家，还叫妻子熬好红芋粥送给东家。筱贵祥不想牵连

他，苦苦求他跟他划清界限，他就是一根筋，我行我素，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他忘不了在他无家可归的时候，是他收留了他，他从没把他当长工看待，像对兄弟一样待他，教他农活，关心他的温饱。当筱贵祥夫妇有了孩子后，他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山脚下为他做了两间瓦屋，对他说，你也该成家了。托人给他说了一房亲，一年给他八百斤稻子的工钱，外加十多斤菜子油。他有了女儿后，东家又给他加了两担稻的工钱，因而他将女儿起名叫米弟。他一家三口，虽无田地，却衣食无忧，妻女从未受过冻馁之苦。他是个善人，好人，是他文忠仁一家的恩人。恩人落难，怎么能不管还落井下石呢？那还叫人么？有恩不报非君子，他决不能做丧尽天良忘恩负义的事。妻子和女儿都受他的影响，明里暗里关心着他东家的生活，好像他就是他家一个什么亲人，对他负有责任和义务似的。

合作化初期，自愿组织互助组，谁都不肯跟地主互助，他们两家就组成一组。他们的庄稼比任何一家都长得好，收成也比别人家的多。东家他喜欢每天都是晴天，他可以到田里干活，看得出，有活干他就高兴。他发现，收工回到家里，孤单和寂寞就笼罩着他。他就想，东家是地主，低人一等，常遭一些眼皮浅人的白眼，可他没有恶行，除了田地被分了，自由受到限制，人民政府也没怎么他，他身体好，凭他庄稼把式种田，不存在衣食之虞。尽管有他们一家常去关照他，毕竟不是他的亲人，荷花走了已多年，他是一个人，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形单影只，他便意识到，东家需要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就是说，很需要一个堂客。他就琢磨着要给东家续弦。

他想来想去，年岁相仿的又能与他相配的女人，大都有主，死了男人的寡妇也不多，就是有，恐怕也不会有人认着倒霉愿意嫁一个低人一等，处处要挟着尾巴做人的地主。可东家在他的心中，是个优秀的男人，一般的女人根本配不上的好男人。他突然想到了他的女儿，米弟十八岁了，出落得像一枝带露的花儿，人见人爱，说

媒的挤破了门，米弟就是不点头。他突然眼睛一亮，觉得女儿是最佳人选。如果把女儿嫁给他，他就不会寂寞了。那样一来，他就是他的岳父了，他就要长他一辈了，这有些不好意思。他很快就自己说服了自己，他跟东家不同姓，根本不存在什么辈分不辈分的事，这个障碍越过了，就只剩下年龄问题了。他斗争了好久，又查了婚姻法，上面只规定结婚年龄男人二十女的十八，并没限定男人比女人大多少，老夫少妻古今有之，而寿命的长短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东家身板骨强壮，没有疾病，且一表人才，他认为女儿与他的东家是天生一对。现在问题是要征得妻子和女儿的同意。他趁和妻子下地种油菜的时候，把他的想法跟妻子说了，出乎他的意外，妻子一口赞成，并说，要是过去，他们家的米弟想嫁东家这样的人还想不到呢？东家现时是走坏运，坏运总有过去的一天，年龄不是问题，男人大些更晓得疼爱妻子呢。

他叫妻子去跟女儿说。妻子却说女儿最听他的，还是他去做为好。

那天晚上，他把女儿叫到跟前，对她说，东家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这一家，更不会有你。现在是我们报答人家的时候了。他还不老，才四十四岁，身板子很结实，良心又好，哪样活都难不住他，不管朝代如何变化，荒年还饿不死手艺人呢。米弟，我想把你许给东家，他现在一个人，太孤单了，需要一个人做伴，你愿意吗？

米弟的脸红了，她低下了头。

他见女儿不说话，以为她不同意，就说，你是嫌他年龄大？

她摆了下头，轻声地说，我从小就在他家进出，叫他伯伯的。

这没关系，他姓筱，我们姓文，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好人，我们家的恩人，恩人有难，我们不得不管。你心里若是真不愿意，大大也不逼你。

米弟突然想起了儿时的一些事。有一回，她在他家院子里玩沙，有书边吃芝麻糖从屋里出来，她比她大不了几岁，她闻到芝麻的香味，停住了手，眼睛盯着她手里的糖。有书知道她在流口水，便说，好吃鬼，想吃吧？给你一块！

她跑过去，伸手接到手里。被他家另一个长工看到了，当她要往嘴里塞时，他瞪着她斥责着说，你怎么敢吃小姐的糖！从她手里一把夺了下来，要交还给有书。

这时东家从外面回来，看到了她的尴尬，喝住了那长工说，都是孩子嘛！连忙倾下身子，牵起她的手说，他那脏手拿过的我们不要，我们去屋里拿，拿好多好多的。他把她牵到屋里，从洋铁桶里抓了一大把给她，米弟慢慢吃。

那时她只有三四岁，可她至今记得那一把芝麻糖。从那时起，她对他就有了好感。不，她点了下头，我同意，他是个好人。

他当晚就去了东家屋里，将他要把米弟嫁他的事对他说了。

他坚决不同意，拉长了脸子，把他骂了。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要把米弟往陷阱里推么？我是什么身份你不知道么？人家躲还来不及，你却要把女儿往我这里送？我是被打入另类的人，我一个人忍受被歧视的痛苦还不够，你还让你的女儿来与我一同受这份罪？人家不骂你，可要骂我了！我还长你一岁，我是米弟的伯伯，你不知道么？你就死了这条心，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连累了你们一家，让你们遭人骂，我决不要米弟到我这里来受气受辱。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她应该有她的幸福生活。他断然拒绝了他。

他长叹一声说，东家，你是不喜欢我家米弟呢还是怕她跟你受委屈？

米弟是个好孩子，好姑娘，从小我就喜欢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现在是个被打倒的地主，亲朋都像避瘟疫一样避着我，连我的儿子女儿都跟我脱离了父子关系，奔自己的前途去了，我不像他

们妈妈，我理解他们，不怪他们，做父母的不就是为儿女的幸福活着？只要他们能逃掉家庭成分这个孽运带给他们的影响，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幸福呢。他们年轻，我都不想拖累他们，还要把地主这个沉重的磨盘吊到你孩子的颈子上！我不能做这样的缺德事。你就别难为我了。此事到此为止。你千万不要在米弟跟前提起。

他不赞成是他意料中的事，但他不想放弃，他心里就一个想念，就是如何才能让他的恩人接受他的女儿，让他不再过孤独的日子。他想了几天几夜，也没想出一个招来。一天夜里，他将这个难事跟妻子说了，妻子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何难？以后给东家洗衣送吃送喝，就叫米弟去，男女接触多了，自然生情，等生米煮成了熟饭，他还能不接受？

他直摇头，不好，不好。这要让外人知道了，岂不是害了东家？说他勾引良家妇女呢？还不要判罪？这可不行了！

婚姻法上有没有规定地主不能娶老婆？

那倒没有。

没有这条就不会有大事。一个是未出嫁的姑娘，一个是老婆死了四年的男人，为什么不能结婚？

是呀！对，就这么办。

父母没再在米弟面前提这事，只是差遣她去东家那里的次数多了，一会叫她去送菜，一会叫她拿衣服来洗，还让她去把他收拾屋子。他们两家住得近，一天要去很多趟。可她很快就感觉到，东家在有意躲避她。她一进门，他不是说，多谢米弟，放那里吧，我要去山笼里把砍好的柴火挑回来。拿起条撑槁就出门去了；或是拿起柴刀说是去砍柴，有时扛起锄头去锄草。有一天，他见米弟为她擦洗锅灶，就说，米弟，好孩子，伯伯好手好脚，这些事我都会做，你不用来帮我做。谢谢你，回家去吧。

米弟以为他是客气，就说，这些事都是女人做的，你一个大男

人，做这些事做不好。她没去理会他，刷洗完锅灶，又去拆他的被子，今天太阳好，把你的被子洗洗。她不再叫他伯伯，而只称你。

他的心猛然地跳了起来，吓坏了，连忙上去阻止，我这被子不脏，不用洗。他拽住被子，连声说不用洗，不用洗。

你怎么会这样？米弟意识到他在拒绝她，委屈的泪水倾间从她眼里滚了出来。

别这样，别这样。他下意识地抬起手去替她抹泪水，米弟不由自主地歪到了他的怀里，嚤嚤地哭出了声。他怕伤了她的心，就说，别这样，别这样，让人看着多不好。他把她从怀里推开去。

正在这时，村民兵队长带着一队民兵冲进了门，冲在头里的陈大新，上来就揪住了筱贵祥，你这个不法地主，狗胆包天，竟然敢在大白天里搞女人！绑了！

他的喽啰们七手八脚找来一根牛绳就要捆他。

米弟吓慌了，她大喊大叫着冲出了门，大大——！娘——！你们快来呀！民兵要把他捉走呀！

文忠仁夫妇刚好就在附近收豆子，听到女儿呼救，拔腿就跑来了。进门就大声质问道：你们凭什么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什么罪？还要问我们吗？大白天里，他和你女儿在床边做什么？你女儿为何流泪？陈大新大声回击着他们。你养的好女儿，多少好男人不嫁，非要往地主的屋里钻！我这是来挽救她。

我女儿为什么不能到他家来？现在我就宣布：我们家米弟已与筱贵祥订婚了！他们很快就要去领证结婚了。

哼！陈大新的脸都气歪了，他不屑地大声说，真是天下奇闻！你们凭什么不把女儿嫁给我，要把她送给地主，你们反啦！他疯了似的对筱贵祥拳打脚踢，打不死你这个反动地主！

不准随便打人！文忠仁像头猛狮扑上去护卫着他的东家——他没犯法！

陈大新放开了筱贵祥，一手揪住了文忠仁的衣领，一手抡起巴掌要扇他，却被另一个民兵拽住了，他是雇农，打不得。

他跳起脚来，去去去，你们都吃干饭的呀？去，去把那个小破鞋也给我绑了。

米弟不愿嫁你是她的自由！文忠仁毫不示弱，他们一个没有老婆，一个没有丈夫，他们是未婚夫妇的正常来往，他们在一个屋里犯了什么法？文忠仁理直气壮地反驳着陈大新，你凭什么抓人？这分明是公报私仇！他往大门口一站，对妻子说，快去把妇女主任和村长找来，请他们评评这个理。

妻子飞快地跑走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筱贵祥所料不及的。他以为只要他不应承文忠仁，就不会伤害到米弟。没想到有人早就设下了报复文家的陷阱，要丢米弟的人，他不接受米弟是他不想伤害她，却反而把她害得惨了，他是个大男人，受怎样的屈辱都能忍下，可他不能允许他们伤害她。他说：陈队长，我是地主，不管我有错没错，你要如何对我进行专政我都乖乖接受，可米弟是贫雇农的女儿，她上我家来帮我做事，是她自愿的，她没过错，我和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清清白白，我求你高抬贵手……

屁话！你这不法地主，真是鹭鸶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走！把他押去游街！他们推搡着把他推出院子。

村人们听到这里闹哄哄，知道有戏看了，都往这里跑来，脚快的已到了门外，很多人也正往这里赶。米弟母女跟在村长和妇女主任后面来了。人们让开一条道。文忠仁连忙迎上前，往他们面前一跪说，村长，主任，求你们救米弟，陈大新公报私仇，要害我家米弟，我家米弟和贵祥相爱，我夫妇也同意米弟嫁给他，米弟来给他拆洗被子，却被陈大新诬陷是搞破鞋，带人来把贵祥绑了，还要绑米弟一块游街。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岂能让他如此胡作非为？

请求你俩主持公道。

村长拉长着脸没好气地对他挥了下手，你起来。就走到陈大新跟前问，怎么回事？

陈大新说，地主翻天了，竟敢大白天里把女人勾引到家里来，要不是我们早有觉察，及时地采取了行动，文米弟就要遭色狼的糟蹋了。

不是这回事！文忠仁连忙解释说，贵祥没有勾引我家米弟，是我家米弟看上了贵祥，我们夫妇也都同意。今天米弟是来给贵祥拆洗被子的，他指着陈大新，他对我家米弟早就流口水了，几次在路上拦住米弟想动手动脚，被米弟骂得狗血喷头，怀恨在心。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犯了什么法？他这是伺机报复！

村长对他扬了下手，不用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朝几个站在陈大新边上的民兵努了下嘴，把筱贵祥的绑松了。

这……那个民兵作难了，看了看陈大新，没敢动手。

先把绑松了，让他跟我们到村里去一趟。又招呼妇女主任，让米弟一道来。转身就往回走。走出了道场，村长又回过头来对文忠仁扬了下手，你也来。

村委会就在对门山排上，几分钟就到了。进门后，村长叫他们在外边堂屋等着，就将陈大新叫进里面办公室，小声地说，采取行动也不跟我们通个气？

他们……

你是在床上抓到他们的？

他们就在床前，我们若迟去一会，米弟就要被他按倒床上了。

俗话说，捉奸要双，捉贼要赃，不能凭这个就说人家搞女人。

我不相信米弟会愿意嫁给一个可以给她当大的地主，哪有鲜花乐意插到牛屎上？不是他诱惑她就一定是她大大逼迫她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会把事情弄清的。只要是他们双

方愿意的，我们还真无权干涉呢。你暂时回避一下。我来审问他们。

村长，请您帮我问问米弟，我不计较她与筱贵祥的事，愿不愿意嫁给我？

好的。村长抬头看了陈大新一眼，笑笑点了下头。

他喊进了妇女主任，对她说，你把米弟找到一边谈谈，婚姻可是一生的大事，筱贵祥是地主，年龄大她很多，叫她好好想想清楚，问是不是她父亲逼迫她的。这个文忠仁是个榆木脑袋的人。说完喊进来了筱贵祥，问：你和文米弟在内室做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要老实交代。

她要给我洗被子，我拉住不让拆，她就哭了。陈队长这时就冲进来了。

文忠仁说米弟爱上了你，要跟你结婚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忠仁的意思，米弟比我女儿还小两岁，我怎么能娶她？这不是伤天害理吗？可忠仁一家好像是铁了心，非要我娶米弟不可，这不是害米弟吗？就不说年龄差距，就我这成分，也万万不能答应呀！米弟看出我在拒绝她，伤心哭了。我感到非常为难，请求村长帮助我说服说服他们，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噫！村长感到不可思议，你到艳福不浅哪？米弟是三江四里的一朵人花，多少人想把她娶回家，她自愿要跟你，竟然遭你的拒绝，你是要走桃花运了啊！哈哈……

米弟是个好姑娘，我哪敢有那样的妄想！村长，求求你做好事，劝他们不要逼我了。

你是不愿意哟？

不是不愿意，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连累米弟，葬送她这一生的幸福。

我对他们说。村长好像被他的话打动了，你可以回家去了。